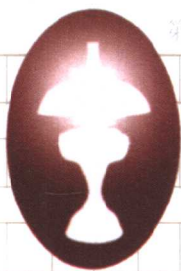


第一輯



瞻顧文丛

聚沙集

虞 丹 著



虞 丹

福建人民出版社

第一輯

虞 丹 著



瞻顾文丛

聚沙集

福建人民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聚沙集/虞丹著. 福州: 福建人民出版社, 2001. 9

(瞻顾文丛)

ISBN 7-211-03942-6

I. 聚... II. 虞... III. ①杂文—作品—中国—
当代②散文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1) 第 040268 号

瞻顾文丛

聚 沙 集

JU SHA JI

虞 丹 著

*

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

(福州市东水路 76 号 邮编: 350001)

福州屏山印刷厂印刷

(福州市铜盘路 278 号 邮编: 350003)

开本 850 毫米×1168 毫米 1/32 6.75 印张 4 插页 136 千字

2001 年 9 月第 1 版

2001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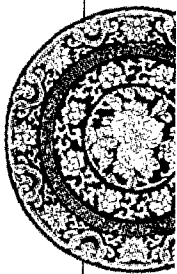
印数: 1—3000

ISBN 7-211-03942-6

I·85 定价: 13.10 元

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 影响阅读, 请直接向承印厂调换。

主催者语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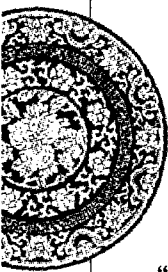
筹划本文丛时，出版社的编辑曾要我担任主编，我不敢当。“不敢当”并非佯作谦虚状的公关语言。我是个老脑筋，如果尸“主编”之名而不实干，那很无谓。要实干，那我实在没有那么多时间和精力，且不说能力。十多年前我曾当过一次上海辞书出版社《青年文学手册》的主编之一，经手的文稿从头至尾逐字细读不说，还得提意见、动手删改乃至整个条目改写，没人写的要自己增写，那苦头至今难忘。当然，加盟本文丛的作家，除我之外都是一时人选，用不着而且我也没有本事提意见，乃至妄加是正，可是光通读一遍，我也吃不消。空担名义，又何苦来！

当今出书，通行“策划”之名，我一想也不宜仿效。我能策划谁，谁又能听我的策划？而且，一提“策划”，还令人想起“策划于密室”这句不祥的话，有点小小的余悸。因此，我就提出，我可当“主催”。

“主催”一词是日本传入的，犹言组织人、发起人、召集人。三四十年代常用，近年来少见，以至一个年轻朋友曾为此而向我质难，以为是我杜撰，逼得我专撰一文以应。本文丛的作家多数是熟人，我的确又函又电，主过催；有的如于光远、严秀两位，我还苦苦哀求过，算是尽了主催之责的。

文丛的命名我曾征询过作家们的意见，邵燕祥曾提议以

13AD 03/03



“长春藤丛书”为名。考虑到有几位作家还很年轻，不全是老头，放弃了。于是由主催人定了“瞻顾文丛”这一不抢眼的平实的名称，文丛同人均无异议。

任何重要时刻和重大事件都该有认真的前瞻和回顾，在世纪和千年的门槛上，瞻望前途和回顾历史尤有其除旧布新的现实和观念上的郑重性。古希腊哲学家赫拉克利特的名言：“不了解昨天和今天，就不能预知明天。”回顾过去、反思历史才能保证理性的前瞻，才能避免在空洞的“向前看”的口号下屡屡为纠缠人的历史所困扰，也是面对现实的最佳选择。

加盟本文丛的作家长期以来都是本着良知、秉持公心地向社会执言者，他们的社会批判和文化批判的言谈多年来有广泛的影响。他们和曲学阿世者辈不相为谋，依我看，可以若干地代表社会、民族、人类的良心。在世纪和千年的门槛上，他们对历史的反思，对现实的指陈和对未来的期望必将给读者提供独特的启示，更不说赏聆他们论辩中的优美谈吐的愉快。

各种丛书都有大致相同或近似的体例，但本丛书则完全是开放式的，自由不拘。至于各位作家的文风各异，那更不在话下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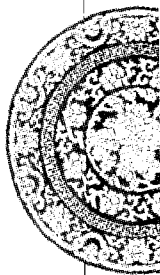
主催人谨向加盟的各位作家致感谢之忱，并代表文丛的作家向读者致新世纪、新千年的祝贺。

自序

前年，我的杂文自选集《刀与笔》出版后，收到老朋友缪剑秋的信。信中说：

“记得张恨水曾以长江口的崇明岛作比，自喻作品为犹细于芥子十百倍之泥沙，但时时积之，居然于浩浩荡荡波浪绝灭之江海交合处，成此大岛。成于渐，万事如此，写作亦然。”

成于渐，这是我和张恨水的共同点。所异者，张恨水才大，聚沙成岛，聚成像崇明那样的大岛。我是祿线之才，聚来聚去，还是聚沙成沙，比崇明岛旁的横沙还要小得多的沙洲。





原名蒋文杰,1920年出生,安徽歙县人。长期从事新闻工作:当过福建南平《南方日报》、《东南日报》南平版编辑;抗战胜利后,当过《东南日报》上海版、南京《新民报》、香港《文汇报》的编辑;解放后,回到上海,当过《新民晚报》副总编辑、总编辑。1956年起,先后调到市委宣传部报刊处,市委办公厅,华东局宣传部学习室、文艺处工作。粉碎“四人帮”后,担任中共上海市委办公厅政策研究室主任。1986年离休。著作有《当代杂文选粹·虞丹之卷》、《做官与做人》、《刀与笔》。

24

瞻顾文丛

第一辑

零年零墨 何满子 著
聚沙集 虞丹 著
无权者说 邵燕祥 著
头痛医脚 牧惠 著
中国的羞愧 酆烈山 著
城墙下的夜游者 王彬彬 著

第二辑

春回札记 黄裳 著
幽默的笑 方成 著
铁线草
王春瑜 文 丁聪 方成 叶春暘 图
权势圈中——《世说》初谭
陈四益 文 黄永厚 丁聪 方成 图
准“五讲三嘘集” 袁良骏 著
深山鹧鸪声 张恩和 著

第三辑

跨越世纪门槛 于光远 著
浮世杂绘——小人物系列杂文
朱铁志 文 方成 图 王乾荣 诗
故雨新知 俞明 著
洋女婿土老帽 李普 著
半杯水集 严秀 著
利季娅被开除出作协 蓝英年 著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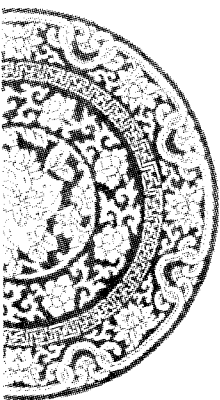
双槐居杂文

- 3 瞻望新世纪
- 6 最佳的选择
- 8 新春述怀赞愚公
- 10 世纪伊始话“贞观”
- 13 防止公仆造反
- 16 张开科的“名言”
- 18 河上肇的转变
- 21 恇逸群耻为乡愿
- 23 天佑中华
- 25 王夫之画风派
- 28 读《千年虫》
- 30 知识的威力
- 33 假如鲁迅活着
- 35 更喜欢中国哲学
- 37 变革与保守
- 38 “四人帮”愚民
- 40 于细微处见精神
- 42 唯实与唯民
- 44 反对失败主义
- 46 漫谈《一袋干粮》
- 49 威廉第二的感叹
- 51 哲学家当皇帝
- 54 说一说胡耀邦
- 56 《邓子恢传》书后

目录

瞻
顾
文
丛

▲
聚
沙
集



目录

瞻顾文丛 ▲

▲ 聚 沙 集

- 58 鲁迅咏鸽
- 60 走了一个“之”字
- 63 “冯根生”难题
- 65 批你没商量
- 67 周恩来说公、私
- 69 金玉良言
- 71 谁主沉浮
- 73 历史倔头倔脑
- 75 告严复
- 77 软约束与硬约束
附:何满子《补虞丹〈软约束与硬约束〉》
- 80 醒世明言
- 82 莫当家族英雄
- 85 推荐一篇好文章
- 87 新形式的叛徒
- 89 新鲜事
- 91 老百姓都是老板
- 93 抑巨室之难
- 95 医治“三迷”主义
- 97 无形的鸦片
- 99 找到了金光大道
- 101 为历史开生面
- 103 历史的感喟
- 105 改革历史课
- 107 杂文姓“鲁”



目录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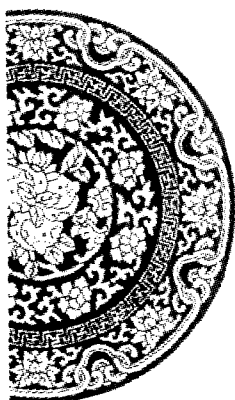
瞻
顾
文
丛

▲
聚
沙
集

附：章克标《杂文无姓》

严 秀《也谈姓氏问题》

- 111 知易行难
- 112 夏衍的临终关怀
- 113 不认罪和不知耻
- 115 历史不许淘浆糊
- 117 拜劳动
- 118 化西
- 120 陈寅恪的春联
- 123 不必怕
- 125 聋之乐
- 126 “冯友兰现象”的思考
- 129 真理的力量和人格的力量
- 132 话说“反特权”
- 134 周恩来约法五章
- 136 给子女留点什么
- 139 独裁者的哲学
- 虚坐读书记**
- 143 有无屈原这个人？
- 145 学贵知疑
——从岳飞《满江红》谈起
- 147 善疑但不妄断
——再从岳飞《满江红》谈起
- 149 嚶嚶书屋
- 151 探《锦瑟》



目录

瞻
顾
文
丛



聚

沙

集

176 《废妾号》书后

报海微沫

181 新社会需要办张晚报吗？

184 天作之合

187 夏衍与《灯下闲话》

189 他是《新民晚报》的好朋友

191 沈尹默和《夜光杯》

195 “简易谦和”石西民

196 向苏凤道谢

198 记一件往事

——悼念吴云溥

200 悼曹仲英

201 1957年的三篇社论

204 别矣！拾风

205 《陈向平文集》序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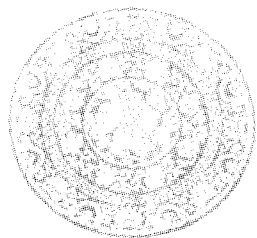
双槐居杂文

瞻顾文丛 ▲

▲ 聚沙集

瞻顾文丛 ▲

▲ 聚沙集



瞻望新世纪

有篇文章说，夏衍逝世前几个月，还在研究下世纪中国在世界格局中的地位问题。这几年中陆续走了一些老朋友。这些老朋友和夏衍一样，都是银发丹心的人，盼望跨入新世纪，遥望中国的远景，望不清也要望几眼。天地不仁，不克如愿，抱恨以终。

我的福气真大。没有料到，居然能够跨入新世纪。不仅可以望几眼，还可以发几句议论。真不知这是费了几生功夫修来的缘分。

我只有一个愿望。

我愿活到 2005 年。我可以看到苏州河水变清，黄河水引入太原，尤其盼望可以看到长江三峡水利工程发电。记得抗战胜利前夕，我在《大公报》上读到徐盈写的沈怡访问记。沈怡鼓吹“扬域安”水利工程（扬域指扬子江流域），他把“扬域安”水利工程同罗斯福治理坦纳西河流域的 T.V. A 工程相比，“罗斯福用了它，在短短的十年中，把美国好大一片经济落后的区域，变成全国最富庶的地方。这个地方如今不但工业发达，矿业、农作、森林、畜牧、灌溉、航运，一齐都蓬蓬勃勃地起来，甚至连教育、公共卫生、社会福利都有了进步”。沈怡说：“只要我们政治修明，能团结，不内战，如是者有十年工夫，这事（‘扬域安’水利工程）便必成无疑了。换言之，我们的建国工作也就有了基础了。”





“由此可见，扬域安这一工程，一方面是我国惟一工业化的途径，一方面是建国成败的关键。我们想国家迅速工业化，很快地走上民主之路，使国家富强，人民安乐，除此以外，则无第二条路可走。”从此，在我的心田中种下了“三峡热”的情结。我能不能超越疾病的限制，看见“三峡出平湖”呢？我不是贪生的人，只因暮年逢治世，总想多望几眼。

从今年起，西部大开发启动。东部的振兴，摸着石头过河，边走边看，也拐了几个弯，费了二十年。有了东部起飞的经验，西部开发一起手，就有总体方案，实行配套改革。我估计，不需要二十年，便可斐然改观。黄土高原又可恢复以前的那种林木蔽天、水草丰盛的景观。经济学家萨缪尔森预测：“我相信，中国只要照目前的这条道路前进，就可在2020年成为全世界第二或第三经济强国。”可惜的是，我看不见这一天的到来。

夏衍是安详地离去的。不过，也不会完全放下心。他是世纪同龄人，看见上世纪中，风风雨雨，乒乒乓乓，自己折腾自己的悲剧太多了。新世纪中，会不会又窝里斗，失去机遇呢？先走的老同志中，有这种忧虑的人不少。近来从《人民日报》读到一篇题为《迎接第二个五十年》的文章，答复了这个问题。文中说：“也许有人想折腾，但折腾不得人心，折腾止于智者。中华民族作为一个整体正在成熟起来，更重要的是，中国有了一整套遏制折腾的基本理论、基本路线，以及根据基本理论和基本路线已经或正在建立一种有利于改革、发展和稳定的体制和机制，这是我们的希望所在。”

七八年来一次，或来一次八九年上十年。除了我中华外，哪一个民族受得了，黑格尔说过：“只有丧失和平和稳

定，人才会知道这种已成为生活自然条件的东西，是多么值得珍重！”

（原载《新民晚报》2000年1月3日）

